

客語文學創作獎

散文

何志明 〈籠仔肚个光〉



作者簡介

DNA中有百分之五十是客家人，意識則百分之百。小時候住在新竹縣客家莊，國中後搬離。才疏學淺，曾經從事新聞及大學行政工作。喜好文學，亦是文字工作者與補教老師。不介意時光一直老去，堅信生命——是時間加上忍耐的綜合體。

在人生的路途上，我習慣回頭看自己的足跡。曾獲臺灣文學獎、林榮三、新北市、臺中、桐花、打狗鳳邑、竹塹、夢花、吳濁流、磺溪、玉山、宗教、蘭陽、桃城、馬祖、浯島、瀚邦、後山、菊島、大武山、虎尾溪、兩岸金沙書院散文、桃園市兒童文學獎、醫療報導獎、醫病新聲獎、全國聯合徵文、鍾理和文學獎、吾愛吾家徵文、羅葉文學獎、新竹縣客語民謠歌詞獎、六堆忠義文學獎、覺知文學獎、創世紀文學獎等文學獎及徵文獎項。

得獎感言

老父親重病的那幾年，身為單親兒子的我，負擔起單獨照顧看護父親的責任，彼時，我的人生幾乎處於停頓狀態，幾乎沒有了「自己」，更沒有遠方和夢想，我和父親彷彿都是囚犯，被牢籠幽禁。照護病父的過程，幾乎等於「交換生命」，我投入青春、健康、金錢與婚姻，犧牲了自我，但這是天經地義的責任，毋庸埋怨。

當遇見一件困難的事，我發現最好的應對之道，就是詢問自己一個簡單的問題：此刻的境遇到底要教導我什麼？當遭逢不幸時，我就能了悟，沒有任何經驗是白費的。如果記不得過去發生了什麼，那麼就會持續地重蹈覆轍。我覺得寫作的方向，比寫作的內容更重要。暈黃的夕光仍然照映在我前進的路上。

身為客家子弟，我能用母語寫出心境，感到非常喜悅。有時候傷懷，也是一種寧靜，而看懂一篇客語散文，比寫好一篇客語散文更為重要。非常感謝臺灣文學館及評審老師，能給予我連續三年表達心聲的機會。

我以為一切都過去了，直到文章寫完後才明白，真正的放下，是不介意再度提起。

籠仔肚个光

四縣腔

臨暗仔，日頭絲對雲縫項鑽出來，門外榕樹頂个蟬仔聲突然停忒咁，像係有人摻收音機關忒，四面一下仔就恬下來。夕照穿透窗門，斜斜照在阿爸个面頰卵，柵仔个影仔也爬上壁項，歸間屋仔就像一間牢籠，阿爸像係囚犯，佢係自願反鎖固仔个獄卒。

面皮打摺个阿爸，歸日奄奄，佢破病後，日仔親像暗晡頭个蠟燭火，搖搖擺擺，一下光一下暗，分人擔心，毋知幾時？一下無細義就烏忒了。

阿爸頭下碼單淨血壓較高，略略仔頭那昏定定，佢佬著食藥仔就會好，過後心臟病个症頭變嚴重了，正行無幾步路，就試著力不從心。佢蹶一層樓氣急急仔，瘵到半生死。背尾腳步緊行緊慢，對廳下行到便所，還愛停下來放氣，連企起來都愛扶等壁。佢行路愛用估杖仔估等來行，係無就同細人仔學行共樣，輒常八字腳踏踏跌。有一日，佢想愛自家企起來行兩步，無想著正行無幾步路仔，嘎腳軟，打腳偏哩，佢分自家徑著，跌倒咁！佢煞煞過去捕等佢，好在無著傷。佢細聲提醒佢：「老人家骨頭酥酥，行路若係跌倒，驚怕會當嚴重，你千萬愛細義。」

阿爸噉噉睜睜，佢摻佢講：「還罇擺喲！佢後生个時節，一大袋恁重个穀包上肩，毋使人扶，佢甚至做得自家一儕人，擊等兩袋穀包弄弄仔走，這下仰會行無幾步路仔就呻瘵……」

阿爸講到心酸，下後，佢無再講話，單淨呆呆看等窗門外背生鹵个

鐵門，就像看等自家老齧齧个年華。

阿爸衰老這件事情，使佢想起往事，在佢還細个時節，佢兜歸家人，識寄宿在新竹北埔鄉大湖村舅公个屋下。舅公厥屋戴在半山排項，係傳統个伙房屋。屋仔佢憑矮山仔，位所有兜偏僻，周圍歇無幾多戶人家，歸條山路彎彎幹幹，像一尾灰色个蛇仔，恬恬跔等山崎環繞，平常時路頭路尾乜無麼个車仔上下。

舅公頭擺識做過大湖村个村長，家族世代耕田，有甲零个耕地。佢企到山排項看啊去，田肚禾仔青青，風吹啊來，一片禾浪掀風。一坵坵彎灣个梯田，像大地个手指膈，從山腳綿延到山崗。

舅公對農田當有感情，田坵好比舅公个教科書，每一行禾稈，行行都係字句。佢用日頭誦讀，用汗水學習耕種知識，以皺皮解釋，做麼个逐日疲爬極蹶做到兩頭烏。下後，再過用白白个頭那毛複習所有田事，貼貼到老、到過身，用盡一生人，書本正翻到最尾一頁，揜起來。

佢到現下還記得，舅公該雙母驚日頭个目珠。

今這下想想，舅公摻阿爸佢兜个生命，正經係一場接力賽，無永遠个收成，只有永遠个春夏秋冬。

阿爸輒常揜手耕作，當時个佢，係田坵裡背个硬漢，總係打赤腳搭泥卵仔去耕種。逐日天矇光，佢就戴等笠嘛、擊等鑿頭出門，佢在田肚倒去倒轉，蒔田、伐草，做事異煞猛，打早無閒到半晝，出汗出到一身潦潦。熱天時，當晝頭，無遮無抵，日頭恁烈還過晷眼，佢打赤膊，歸隻背囊晒到赤赤，像銅人仔樣。

收冬時節，愛擊穀包，將穀包徙到穀倉。擊穀包係當食力个工作，一袋恁大、恁重个穀包，佢上肩完全毋使人扶。揜重擔个阿爸，行當遽，厥腳力當好，田唇細路狹狹仔，佢照樣大步行來行去。記得有一擺，佢挑挑想愛揜阿爸，毋過佢企到像釘樁樣仔，佢

較搵都搵佢毋橫。

毋過今這下，阿爸連兜一碗飯，都兜毋穩哩啲。

病，像暗晡時頭，毋聲毋氣个風，一步一步逼近，使阿爸淨做得退讓，退到眠床頂，退到渺渺茫茫个眼神，退到連講話都愛當出力。阿爸衰弱个身體，像係一棟爛忒个老屋。醫生開了一大堆藥單，如同貼在老屋門楣頂，一張張褪色、無效个平安符，陣陣冷風掃啊過，就分掀忒哩，符誥零零敲敲、丟籬橫壁，歸地泥都係符咒的紙屑，無人過問，也無需要再貼轉去地。

生活中有兜仔當簡單做个事情，嘎分阿爸舞到顛顛倒倒，就算較容易个動作，也係變到當困難。厥生活起居一定愛佢搵手，比論著衫，佢總係會上鈕搭下鈕，或係衫褲倒眨著都毋知；佢平時愛包尿裙仔，係無突然間拉尿洩尿，來毋掣上便所，底褲仔驚會著著屎尿，當厠糟。

其實，對發癱風个阿爸來講，連斟一杯茶來食都當難，厥手指無麼个力氣，拿東西時，手緊掣，掣無停。阿爸愛拿茶杯仔進前，就像行棋仔堵著高手个樣仔，愛徙走一粒棋仔个時節，遲疑、拖拖擱擱，恁仔無定無著，嘎又高不將做出選擇，勉強行下去。

阿爸搵在眠床頂，目屎了了，佢搵手同佢洗面，該下仔，佢个手指頭輕輕仔揆著佢个面頰卵，感覺著厥面皮像係一張皺腔郎當个牛皮紙，皺皮深深个，也像天旱，田肚頂个泥，都燥到必痕了了哩！

該下，佢正知，人，皮皺皺、老確確了，就像一坵休耕个田，生命已伸無多个水分，水一息息仔洩入泥裡背，風吹日炙過後，田地燥忒裂開哩，正伸著必必樣仔个泥。

這就係人生，清楚記錄等每一擺日頭个晾晒、搵每一擺雨水个滋潤，或係該兜愛與恨，關於自家流下心酸个目汁，又過硬頸吞落去个固執。

該日阿爸一儕人在廳下坐等呆呆，心肝度想麼个無人知。有隻烏蠅飛過佢个鼻頭前，阿爸並無眨一下目，魂魄當像分人抽忒了，歸個人正

伸著空空个身體。電扇風吹過佢个白頭那毛，像禾田邊腎，強風掃過後个花草，分風吹到翹翹橫，無人問，自家生、自家餒。

阿爸个人生，淨伸著病，搵看病。

暗晡阿爸上栖睡日後，佢就係一盞毋敢關忒个燈，只愛聽著厥房間久久無聲，恬下來了哩，佢就像係分火燒著个樣仔，對眠床頂遽遽跋跣起來，黏時春等去阿爸个房間，查看佢還在無？

有一日，阿爸半夜喉嚨啞啞啞啞，佢跣床上便所該下，毋堵好跌啊倒，佢坐在地泥頂，歸身軟怠怠仔，大箍个身胚嘎搵著門哩。佢趕緊搵浴堂个門，但係搵毋開，過後用腰仔出力，正搵開門縫入去。眼前，狹擻擻个洗身間，衫褲、毛巾、茶籬、牙搵仔，四四散散、狼狽犁犁，地泥頂鬢交交仔，當混亂，就像強盜刷人犯罪个現場。

阿爸頭磬磬仔坐在花紋褪色个磚仔地泥頂，一雙手搵等馬桶个底座，兩腳之間，纏等導尿管搵尿袋仔，歸個人，就像阿姆肚笱个子宮裡背，手腳踇踇个細嬰兒仔。

阿爸腳底撓撓，四蹄筆直，企毋得起，圓身就像係米穀漏淨淨个穀包。下後佢試試仔，用拗个方式，搵佢搵起來，毋過佢忒重，佢仰般出力都拗毋贏。佢愈出力，愈沉重，任在佢拚到汗流脈落，也係狗呷烏蠅，無採工。

無人教過佢，當爺衰變做細人仔哩，子女就愛變做大人；生命个擔頭，愈老嘎愈重，重到連背囊想愛伸直，都係一種奢侈。

阿爸講：「算了！還係早早死忒好地。」

這句話，就好比暗示一坵水田，毋使過枉費心力哩，就挑挑放界荒廢忒。佢心臟一陣咻咻滾痛。想看仔，阿爸做麼个愛恁仔講？佢為著佢，逐日認命做一個煞猛个機器人，佢甚至無閒梳頭，毛鬢鬢仔。平時在屋下，都係佢親身照料阿爸，煲粥、餵飯、協助洗身仔，佢歸個人分時間綁票地，無閒直掣，想愛歇暍一下都罕得。

有成時，佢想像自家係一隻拚生拚死撞向玻璃窗仔个烏蠅，想愛撈自家个倒影仔拚陣。佢像係分人跔在一個時鐘裡背，跔等時間个半徑振振轉，轉無停，重複、再過重複，每一步，嘎都係爲著轉到原來个位所。

心想，这个世界項，有人做得擎起自家無？

佢恁樣做，到底係爲著麼个？後來佢領悟了，子女照顧父母，本來就毋使理由，就像天覆等地，恁自然而且應當。親情，本來就係「無字个契約、血脈个重量。」

背尾，佢用盡食乳个力量，手爬腳蹶正同佢拉跣起來。

隔日，阿爸完全想毋起來，自家在浴堂跌倒个原由。

阿爸正經係老了。

佢得著心臟病、腰仔結石、胃炎、中風、癱瘓……動啊著就送醫戴院，同佢做伴最親密个，係靜脈吊大笏射、導尿管。佢無兄弟姊妹，單淨自家承當所有照料个責任。佢緊想，氣縷縷仔个阿爸恁多病痛，逐擺看著佢筋渣膜絡个面頰，像兩片塌忒个土牆，怕毋耐當，佢係毋係無幾久就會死忒了？一種忒超過个愁慮，使致佢心頭撈撈。

佢想來想去——「無定著，死亡就係忽然間个一轉首，燈盞火一下就暗忒地，無聲無氣。」

佢驚佢在灶下煲藥時，阿爸房肚忽然間傳來一陣啞啞个聲骸，言語恁輕恁細聲，像係一種告別，就像一儕人對等該扇烏暗个門，恬恬仔行出去，單淨留下了背影。佢毋知，阿爸會毋會回頭看一下佢？聽著佢硬喉硬喉，在佢後背大聲喊：「阿爸！你莫走！」

毋過，生離死別本來就係人生無辦法避免个痛苦，但係過程哪有恁簡單，對一個惜佢个人，佢想愛把扼永遠，嘎無法度控制殘忍个該下。

小學時節，佢識在屋下大門前，看著有一隻麻雀，佢對樹頂踮落地泥項，手爬腳蹶、奮翼、緊掣，無幾久就死忒了。麻雀邊脣有幾隻

細烏仔，嘎跳來跳去，看起來當慌張个樣仔，毋過也係無結無煞，毋知愛仰般正好。該時，佢煞煞去問阿爸，阿爸將來係毋係也會過身？佢應話：「無毋著啊！生老病死係人生个過程，逐儕都會堵著。」

後來，佢正知該句話，並毋係冷沁沁仔个道理，顛倒係在生死个裂痕肚，直白解釋了人生个艱難。

頭擺讀初中个佢，不時在屋下熬夜苦讀，讀書讀到當夜，暗晡个天頂，像係阿婆个烏衫褲，一領攤開來就蓋過歸隻天空，外背个路燈照等夜蛾仔飛上飛下，環環轉。

佢等阿爸轉夜，等到啄目睡。佢細聲喚醒佢食宵夜，飯桌頂个燈光，像一粒熟透个枇杷，黃淦淦个光線對燈舂仔鑽出來，將佢兩儕个影仔照映在壁項，影仔跔等兩儕食點心个動作，晃來晃去，看起來恁普通个畫面，嘎分佢格外珍惜。

阿爸對佢當關懷，佢從來毋識講過「愛佢」，毋過佢爲佢做个每一件事情都係。

佢還个細時節，阿爸每擺出門前，總會在佢个衫袋裡肚，暗自擲零用錢，佢驚佢在學校，身項个錢毋罇。佢就算下班當瘡，佢也會坐在佢个書桌脣，聽佢講學校个事情，佢還同佢共下溫書。半夜睡目，佢个房門有時會分阿爸輕輕開一條縫，像係月光下个樹影，偷偷摺摺探入來。阿爸用腳尖行路，輕手輕腳，好比細人仔在搞因人尋。有一擺冬頭，佢寒著哩，阿爸用佢粗糙个手板摸一下佢个額頭，試溫度个動作像係拿等雞卵，當細義，就怕會打爛，手巴掌明明恁粗澀，動作嘎又恁輕柔。阿爸驚佢會蹬被，隨後將歸領个被角抓捉好，再同棉被慢慢仔掖到佢个下齡，四邊還揞塞塞，過後佢正放心，該係寒夜父愛个溫度。

阿爸暮年个健康，同報銷忒个舊船仔共樣，船身看起來像壞銅

壞鐵，無氣無脈停在海胥，堵著海浪滂啊過來，浮浮右右，發出波浪混激个噪音，就像阿爸个咳嗽聲，在胸膛裡背撞來撞去。舊船个錨鍊早就生鹵殼忒，就像阿爸个膝頭骨節過忒了，再也撐毋住佢个身體。海風一吹，船身就斜斜仔歪向海肚，親像阿爸背痠痠仔个樣仔。

原來「老」就係恁樣，船明明還浮在海面頂，嘎慢慢仔沉落去哩。

佢心肝肚也不時起波浪，佢有一種明知个預感，自家明明知得，嘎閃避明瞭、詐毋知。佢知，大海毋會走忒，毋過總有一日，毀壞个舊船會沉沒，但係這下，佢還係想愛看等阿爸做得浮久一息仔。該日，醫生摻佢講，阿爸个心臟病當嚴重，愛住院開刀。佢默默仔走轉來病房，一个細妹仔病人經過佢面頭前，佢戴等毛帽，搯等已經落淨頭那毛个頭那，一轉身，佢嘎在角頂偷偷摻摻目汁，厥憂傷眼神發出个訊息，分佢聯想著个東西，係委屈。

阿爸戴院時，佢日時頭愛上班，只好聘請看護阿姨照料，暗晡頭佢正有閒親身照顧。

暗夜來臨，病房日光燈冷沁沁仔个白色光線，照等病床，燈管不時噤噤嘎嘎，噪音當攏人。阿爸花白个頭那毛當亂，像係分霜雪舁等个雜草仔，一雙奄奄个目珠，親像人在渺渺茫茫个大海頂漂流。

所有慌張个事情，都在面頭前，毋過盡難个部分嘎在後背，佢試著自家無時無節，都在擎等無形个啞鈴。

晝夜交換時，阿爸恬靜下來也，佢戇神戇神看等手機，分佢暫時忘忒了，自家係一個無行動自由个囚徒，分人關在白色牢籠裡肚，接受酷刑，分醫療刑具揉虐。半點鐘後，佢斯睡忒了。毋過，這份平靜毋會維持忒久。半夜，阿爸睡醒也，毋過頭腦嘎毋清醒，佢毋知當下到底係朝晨？抑係暗晡？佢吵鬧，想愛出院，過後又講愛食雞髀、愛轉屋下淋花，講話顛顛倒倒。

佢一覺醒來就當難睡得落覺，伸下來个局面，都係佢个耐性。佢日

時頭做事做到當瘡，暗夜無麼个精神，有成時頭那當痛，像分紅火蟻咬等吾兩片胸盞仔。逐夜佢用牙研目皺个意志勉強清醒，默默仔散大氣，該也係佢生活中盡簡單个一部分。

佢係這間白色牢籠个夜班獄卒，監視、看顧、輔導、規勸。

孝道係艱苦个工程，就算排山倒海个壓力當難承受，逐隻過程也做毋推懶。

更深夜靜，各個病房，總有老人家揪鈴仔，催喚夜班護士。有兜人想愛抽痰，有兜人想愛摻眠床頭燈光調暗兜，還有人嘍嘍啾啾，動啊著就呻生呻死，淨係希望護理師過來看一下，想愛確定自家還在。恬肅肅仔个漫漫長夜，嚴重个發癱風病人，四犁筆直睡在眠床頂，用發琢愕打發時間，就像空中个塵灰，想愛放棄漂流都無可能。

病房肚氣氛沉重，像係時間停跔了，可比植物仁埋在乾燥个沙漠肚，永久綻毋出新芽。這隻位所同牢籠無差，恬靜个病院空間裡背，時間个流動，變到當慢，情景就像一條太空船孤獨航行在銀河中，船艙裡肚个病人睡忒了，像係假死个狀態，這兜人大部分个時間都在睡目，太空船離太陽系緊來緊遠，使人毋記得今日，到底係民國幾多年个哪日？

其實佢毋使操心，反正佢个生活既經過到鬢頭絞髻，日仔也失忒意義了。

該日阿爸緊散大氣，接等咳嗽咳無停，像老爺車仔發動引擎。伏在阿爸眠床胥睡目个佢，手痺痺仔。佢擎頭一看，原來阿爸屙痢肚了！因為佢上班忒瘡，毋記得同阿爸包尿布哩。白白个眠床單狼狼犁犁，歸間病房臭胖胖仔，屎尿漬仔像係滴在雞毛紙頂个彩墨，床單頂膏著一大片滄黃个屎花，一圈圈个汗點都係阿爸見笑个自尊，見人毋得。護理師入來處理時，阿爸頭犁犁仔，嘴裡緊講歹勢……聲音比蚊仔還細聲，佢心肝頭嘎像分刀仔割著。

盡尾俚收摺整理，俚看著暗黃色个水便，順等阿爸屎脚罅流到脚髀坳，俚用濕紙巾反覆擰屎脚，掙等阿爸个下身，嘎掙毋忒自家詐意當自在个樣仔，就像阿爸个枕頭，因為長期砵等，出現了凹凹个形狀，無法度掩礮。

俚試著，有成時俚係另外一儕病人，一個坐在病床臂个魂魄，逐日看等自家憔悴、慍悴个表情。

俚親像一粒慢慢仔用盡電量个鹼性電池，透過時間个特性——「做毋得倒退、毋會停跔、四季輪轉」，食力維持著俚自家个生命。這係俚生存个方式，必須齧牙根、堅持到底。

俚就像希臘神話裡背个人物——薛西佛斯，反覆搥石垵上山頂，承擔等永遠行毋到終點个任務，來來去去，毋知愛走忒幾多轉，就算過艱苦，手巴掌生硬皮、腳底起繃，天光日還係愛從山腳開始搥石垵。

俚想起科學家愛因斯坦講過个一句名言：「精神錯亂，一遍又一遍，重複做共樣个一件事，還過期待會有無共樣个結果。」

俚心想，這隻世界頂並無完美个孝道，淨有一日到暗个忍耐時間。

人生存在這個世界頂，大半心力所追求个，就係時空摻身心个自由。單親子女單儕照顧爺衰，愛仰般正做得像係鷓婆，自由自在飛上飛下，恁悠閒呢？

想來想去，這種悠閒，單淨在各自个喪禮過後正會發生。

俚識嘗試逃離所有个痛苦、閃避現實，毋過，包尾正發現，逃離个痛苦，就像斷烏了，在暗巷肚緊跔等你个影仔——你愈走，影仔愈長，你仰仔走，都拂毋忒佢。

該隻影仔，佢係俚自家个魂魄，暗巷就係病院。

俚當驚手擎禾鎌仔个鬼差，隨時會來尋阿爸。煩惱，佢係俚手指甲縫仔个泥，卡等指甲肚，仰般洗乜洗毋淨俐。有人講，輒輒住院倒床个人，相當「一具生个屍體」，這到底係講阿爸？抑係講俚？俚乜毋知。

委婉个痛苦無需要麼个準備，比論講，在咻咻滾个霜雪裡肚打赤膊，淨用想个就試著當冷咧。阿爸一身病痛个日仔，識難過到目汁含等，親像目珠裡背結霜也，映照出淒涼个清冷韻味。

俚發覺，人在最脆弱時，目珠竟然會變做鏡仔。

這種冷靜个悲傷，使阿爸講去講轉，話題都係講佢未來過身个事，阿爸交代往生後愛火葬，無愛土葬。原來阿爸个死亡，做得先前預習，這段悲傷个閒談，竟然像係一件值得期待个事情。

護士來注射時，阿爸伸出瘦夾夾仔个手臂，針頭刺入該下，俚个心肝咻咻滾痛。

其實最痛个，毋係注射，係看等尖膩膩个針頭，刺入愛你个人。

該日轉屋下，俚恬恬仔固在屋下一隻暗摸摸仔个壁角，一儕人恬恬感受孤獨，俚就像一坩軟弱無力个豆腐，伏在地泥頂，俚想愛透過這種接近死亡个方式，試探自家个魂魄係毋係還黏等身體。

俚還細个時節，識同鄰舍朋友，暢蹠蹠仔共下去圳溝肚搞水。朋友佢突然跳入深水裡背，一大串水珠炸開，結果毋知水性个佢，一下仔溺水哩！該下，俚趕緊揪著佢个衫領仔，佢嘎出力擲俚下水。慌張中，佢搭等低矮个樹樑，俚兩儕正上岸，歸身衫褲浸到透底溼。

這係俚救了佢？還係佢救了俚？追究因果已經無麼个意義，因為事情過後，俚兩儕變做生份人，無再過講話，佢摻死忒無兩樣啊！俚乜係。

俚兩儕就像兩條共下泗過溪水分開个魚仔，各自閃避、各自添放忒相互个存在。

人，應該愛為別人來過日仔無？生命裡肚有兜存活，毋係選擇，該係命運，就像田水必然流過共條圳溝。有人講：「共圳水分甜，共條命分艱難；圳溝水會乾，水路毋會變。」

心想，無爺哀，就無子女，世細有孝爺哀，係天公地當个事情。毋過，人生路程長饒饒仔，盡多事情身毋由人。

無緣个緣分，嘎像搭細沙，你愈想搭等，佢愈從指縫溜走忒。

佢早就了解哩，生存，佢本身就係一種排隊行向死亡个瘟疫，醫母著。無晝無暗長期照顧阿爸，使佢反躁睡毋得，睡意茫茫，大腦神經嘎當清楚。人講：「暗夜睡目，睡到天光，正代表一日過忒哩。」毋過逐日佢頭那頂頂都係共樣个烏雲，一直毋願退忒，佢差毋多失忒生死个能力了。在睡夢裡背，佢像係一盞紅綠燈，清清楚楚、是非分明。逐擺，佢想愛救轉自家个努力，都帶來了新个懈怠。

日夜來回公司摻病院，無間到春頭磕額，佢个身心產生了時差个問題，失眠病症佢攪惹佢，儘採對佢身邊通過，一直毋肯放人煞。

暗晡夜降臨，醫院个樣貌，摻日時頭有兜差別，比論講病房个窗玻璃變成了墨鏡，將外背个街燈，倒映成濛濛个星仔。毋過佢个暗晡夜嘎變做日時頭，佢有睡毋落覺个理由。

該夜，佢睡到目陰目陽，突然間聽到阿爸出聲，講話聲啞啞，聲骸像竹篙必開咧，佢分佢嚇著了。佢無洩尿，也毋係喊護士，佢淨係想愛摻佢講話。阿爸額結結仔，目眉皺成兩條蠶蟲，在額頭項輕輕蠕動。佢个搶食骸，上上下下徙位，像細人仔吞落一粒過大个糖仔，當難吞落去。

佢講佢連累著佢，非常毋盼得，阿爸悲傷个口氣，像樹項險險愛墜落个黃葉，在秋風裡背緊掣。該下，佢搨等佢，當痛腸，久久講毋出話。佢再過試著自家像个細人仔。

佢試著，人一定愛「在世」，愛，摻痛苦，正有意義。

佢讀小學六年級時，考試常常打頭名，有一日，先生講地一個令仔，愛班項同學揣看啊，佢講：「有一隻東西，逐儕都當驚佢，毋過，大家嘎會定定仔同佢愈行愈近，想看啊！佢係麼个東西？」該下，同學都恬恬仔，無人知係麼个答案。

佢想了一下，右手黏時像彈簧共樣域起來，佢講：「係死亡！」腎項同學看著佢，佢看加一下仔，疑惑个眼神，代表佢毋敢相信佢竟然曉得。

佢早就知得地，因為這個問題，阿爸識問過佢。

佢大哋，正知時間真實个意義，因為有地時間，萬事萬物正有終點，死亡佢係人生終止个鈴仔響，過程當像定時炸彈項个倒數計時器，數字倒算盡遽，絕對毋會停下來，分分秒秒一直減少。但在佢兜个行動中、在睡夢中、在笑聲中，在散氣該當時，一滴一滴仔穿透這個硬仔仔个人世石牯，性情固執，態度死刻刻仔。

佢个存在，代表一種「限制摻等待」。

時間也係一種籠仔，佢个存續，對重病个阿爸來講，就像無形个凌遲。時間佢困在時鐘裡背，用秒針一刀一刀剛忒阿爸个餘生，滴答、滴答……像係刷豬个屠夫按刀仔。最殘忍个係，時間並毋會一刀就解決，佢愛眾人目金金仔看等，時間在生離死別个角色。比論講，看著阿爸頭那毛從烏色變雪白，手指從堅韌有力个竹節，變到風中緊顫个枯枝。

阿爸佢瘦哋當多。

佢恬恬看著阿爸日日受苦个樣仔，也係一種凌遲。

屋肚个日曆一頁一頁撕忒，就像阿爸个生命時間，一張一張分收回，阿爸伸个日仔愈來愈薄哩。

該日，阿爸佢問佢阿媽个事，佢儘採對答，單淨想愛轉移話題定定。一下仔，阿爸坐落眠床項就睡忒了。

阿媽已經死忒哩啲！毋過，佢這下還在世，假使佢還記得佢。

阿媽佢也係佢个籠仔，佢一直走毋出去。想想，人只愛還存活，人生並無盡尾一擺个「毋記得」。

籠仔肚个人，都在等待解脫，毋過「解脫」係个麼呢？

親人摻時間共樣，總有一日會失忒。烏仔分跔在籠仔裡肚，佢有鎖匙乜無用。

不管係醫院，抑係屋下，哪一個牢籠，佢都希望籠仔肚有光，就算光再微弱，也做得分裡背个人，尋著對方个輪廓。

阿爸出院該日，佢背等佢上車準備轉屋，佢試著阿爸變到當輕，輕到像一個細人仔。

佢突然想起，還細个時節，阿爸將佢擎過佢个頭那頂……

毋知爲麼个？佢當想愛噉！

評審短評

邱湘雲

這擺投稿个客語散文，從題目來看，有寫爺哀、娒婆、娒妹、老弟等「親情」主題，有寫故鄉、尋根、花布等「懷舊文化」主題，也有寫現代鄰舍相處、老人長照摻面對生死个課題。從語言運用來看，大部分都做得將客語詞彙順序運用在文章當中，毋過有兜嘎分人感覺著「為用而用」，雖然有心表現當會講客語个本等，「語言性」顯著，「文學性」嘎不足。其實「客語文學」不只係會用客語就好，「文學表現」正係「客語文學書寫」摻「客語口頭表達」最無共樣个地方。

這擺客語散文得獎作品〈籠仔肚个光〉，內容係寫佢仔照顧發癱風阿爸个心路歷程。寫田坵「係耕田人个教科書，行行都係字句」；寫阿爸看病拿藥單，像「貼在老屋門楣項，一張張褪色，無效个平安符」等等，比喻都盡巧妙。還運用「意識流」个文學手法，一下描述阿爸个病況，一下回想起細細時節阿爸對屋家、子女个關愛。現實摻回憶交織，有外在摹寫也有內心獨白，文學手法表現到當熟絡。

這篇文章客語用著異流掠，比喻盡豐富，對病患摻照顧者个心情，都寫來當幼路。題目用「籠仔肚个光」象徵「等待解脫」，反映出現下臺灣老人長期照顧个社會議題，所以經過評審詳細討論，一致認同〈籠仔肚个光〉這篇係今年客語散文得獎个代表作品。